

岳飞的郾城“情结”

■李玲

从小我就非常喜欢单田芳老先生讲的评书《岳飞传》，知道了1127年至1140年7月在郾城发生的惊天动地的血战——郾城大战。

岳飞亲率将士，以钩链枪、铁蒺藜大破金军的“铁浮图”和“拐子马”。岳家军“人为血人，马为血马”，终于使金军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矣”的感叹。岳家军大败15万金军于郾城，并在郾城留下了很多历史遗迹和传说。

枪挑金太子乌鸦

1127年，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高宗赵构在应天府即位，史称南宋。岳飞上疏高宗，趁金军懈怠之际，迅速积兵中原，收复失地。1128年，岳飞奉命追击金兀术四太子乌鸦。乌鸦闻风丧胆，急忙渡河而逃，在郾城黑龙潭一带被追上，被岳飞一枪挑死，尸体被埋在黑龙潭北十里吕氏屯，人称“太子墓吕”，所在位置就是今天的李集镇吕庄村。当时的将士们磕掉鞋子沾的泥土，由此形成一个土台，被称为“磕脚台”。今天的姬石镇岳士王村，是埋葬岳家军阵亡将士的地方，因避“亡”字，所以称为岳士王，以纪念大战中壮烈殉国的岳家军士兵。

挂刀营的来历

据《郾城县志》记载，1140年，金人再次南侵，金兀术率十万大军直扑中原。岳飞由襄阳统帅北上，大军驻扎于郾城，岳飞亲率轻骑赶赴郾城，驻扎在沙澧两河之间的吕庄。

岳飞治军严明，为了整肃军纪，不骚扰地方百姓，在村西的一棵大杨树上挂佩刀一把，一再强调“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违令者定斩不饶。部下谨遵其令，秋毫无犯，感动得百姓扶老携幼纷纷欢迎岳家军。由于当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岳家军士气锐振，在与金兵交战中个个勇往直前，奋力杀敌。后来老百姓为了纪念岳飞号令严明这件事，遂将吕庄改名“挂刀营”。当时岳飞指挥战斗的地点在今天空家郭一带，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指挥寨。岳飞的

马夫姓张，病死埋葬在澧河南岸的一个小村里，葬在当时的村里，后来该村村名就叫马夫张了。

召陵寨夜观雪霁

金兀术率三千铁盔甲的铁塔兵为先锋，后跟1.5万号称拐子马的铁骑为左右翼骑兵，在郾城四处骚扰。岳飞遣其子岳云率骑兵直冲敌部，岳云谨遵岳飞“不胜先斩汝”的父训，杀敌无数。杨再兴也单骑闯入敌阵，杀百余金兵，缴获马匹万余。随后岳飞在召陵东南八里处，以钩链枪、铁蒺藜大破金兀术的拐子马，该村故称“拐子张”，就是今天召陵区的拐张村。岳飞率军奋力杀敌，直追得金兀术丢盔弃甲，仓皇而逃。当岳飞夜宿召陵寨时，哨兵发现四周一片苍茫，银装素裹。军士惊慌失措，连忙禀告岳飞，岳飞仔细观察一番，告知士兵们：“此乃天地氤氲之气相结合产生的自然现象，此为虚景，不必大惊小怪。”军士们纷纷观看，都为能看到这种奇怪的现象感到幸运。明朝谢公翼有诗云：“参差壁垒列荒郊，残雪阴云挂树梢。千载共言齐小白，无人还与问包茅。”

“革乞”勒桥的来历

漯河北12公里，颍河北岸，有个村子叫“革乞”勒桥，属郾城区商桥镇。据《郾城县志》载，因村民多为徐、杨二姓，此村始名徐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追击金兵，途经土垆河（今颍河）时，恰逢修桥，



“话”说郾城

主办：中共郾城区委宣传部 郾城区文联

我想写首诗（外一首）

■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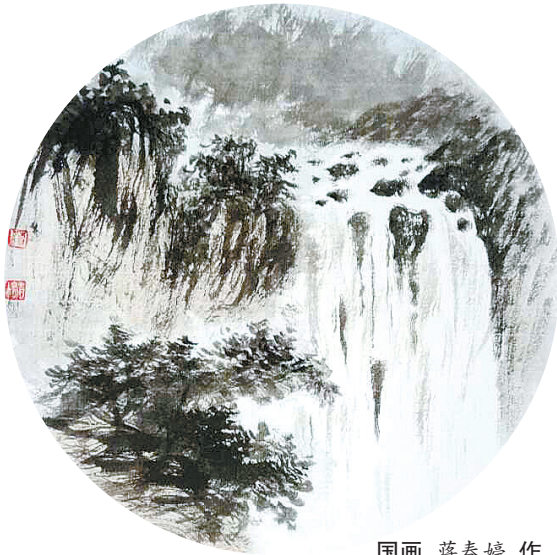
太阳下山，月牙探出头的时候
我想写首诗
写写太阳的明媚，月亮的冷暖
微风拂脸颊，细雨打湿发梢的时候
我想写首诗
写写微风的沉醉，细雨的多情
池塘中蛙声响起，房间里呼声一片的时候
我想写首诗
写写小动物的世界，孩子们纯真的笑脸
你还爱着我时，我也念着你的时候
我想写首诗
写写怦然心动的瞬间，心有灵犀的默契
你转身就走，我的目光追随的时候
我要写首诗

记录下爱的徐徐光芒，路程的步步艰难
这首诗，是你我感情的独特风景
也是人生路上一段美好的分支

雨后

破晓时分
清灵的鸟鸣叫醒人们沉睡的耳膜
闭上眼睛，雨后空气的清新、土壤的湿润
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雨后的天空，总是凭空多了几分思念的甜蜜

诗风词韵



国画 蒋春婷 作

日日走过

■心灵漫笔

■殷亚平
身处繁华都市，倘欲寻安静处所，窃以为非河边莫属。确切来说，即便河边你来我往，亦打扰不到人心灵的宁静。哪座城市没有河流？城市的历史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聚河而居的历史。与老家城市的河相比，这里的河仿佛玉带，没有

宽阔的河面、溜长的河堤，甚至没有船只来往（打捞水面杂物的小舟除外）。然而，并不影响我的喜欢。这些年来，上班下班沿河边公园穿行成了我的不二选择；假日河边散步、看书、发呆，更是业余必修课之一。

河边各种植物参差起伏。紫荆、红端木、茱萸、翠竹，一丛丛，疏密有致；枇杷、栾树、白蜡、椿树，一棵棵，高低错落。红端木红色枝条柔韧且有弹性，与其他常绿乔木相间，有红绿相映之效。山茱萸绿色的长椭圆形果实最后会变成红色或紫红色，艳如珊瑚，据说有补肝止汗之功效，有次忍不住摘了一颗放入口中，酸酸涩涩，滋味并不见佳。枇杷叶肥阔文静如慈祥长者，坐在树下长椅上，想起归有光那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会生出时光无情之慨。栾树细小密集的金黄色小花过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一个小小灯笼，绿而黄，而红，而

■闻笑雯

沫沫受伤了，原因在我。
那一天，我给沫沫洗澡。因为疏忽大意没试水温，结果沫沫被烫得“嗷”的一声，说惨绝人寰也不过份。我吓傻了，赶紧抓住它的前腿提溜出来。试试水温，至少六十多度呀！沫沫瘫在地上，后腿已无法站直。它全身颤抖，一双大眼睛水汪汪地瞪着我。我自责！我心疼！是我的粗心给沫沫带来灾难。而沫沫仅仅是在挣扎时，牙齿挂住我的手而已，它并没有刻意的伤害到我。

沫沫是我的一条土狗。棕黄色的毛，聪明伶俐，温驯听话，就是偶尔会故意犯傻。它个头不大但很敦实，玩起来像个疯子。但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它！早上起床一打开门，守在门口的沫沫就摇头摆尾过来，脚步声“哒哒哒哒”，向我示好。我俯下身，亲昵地握住它递过的前爪说“沫沫早上好，等会儿带沫沫出去玩”。于是沫沫很听话地在客厅等着。

也许是等得不耐烦了。它前爪立起，站起来冲我“嗷嗷嗷”地叫。一边叫，一边还使劲蹦起来摇头摆尾。我知道，它是在催促我了。其实，养一只狗狗，是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有的想法了。可爸爸妈妈一直不支持我养，一是时间不够，二是妈妈对狗毛敏感，三是我从小大为接触狗狗被咬了至少不下四次。

为养狗，我还专门做了功课，爸爸拗不过我，终于妥协。我与爸妈商议：哈士奇捣乱，贵宾太翻腾，养个吉娃娃吧，又怕冷。最后我们决定养串串！串串聪明，免疫力又强！
初冬，串串很快被抱回来，一个月大。我

沫沫

■别样情怀

紫，变幻莫测，堪比春花。椿树高大深邃像侠士。有次经过几棵椿树旁，见无数花大姐艳红身躯，斑驳地面，仿佛黛玉葬花。

小蜜蜂在紫荆花或者丁香花丛中穿梭，长尾巴喜鹊在绿草坪中流连，麻雀一年四季岸上叽叽喳喳个不停。有次下雨天，我看见一对父女拎一只黑色塑料袋，向草丛中做些什么，走近一看是面包屑。

很多时候，我喜欢看潺潺的河水，水中漂着的青草，草旁游动的鱼儿；还喜欢听水面飘荡的幽咽箫声、悠扬笛声，还有儿童的嬉笑声；也喜欢环卫工人站立水中，捞起水草扔向岸边的背影，以及水面漾起的一圈圈波纹。

河边公园，遛狗的、打球的、下棋的、跳舞的、散步的，各自忙碌。我上班经过的第二座桥附近，每天早上八点，会有几百号人聚在河两岸，随着激昂的音乐翩翩起舞，他们的身姿隐约在袅娜垂柳里，无形中便有了几分妩媚。

三年前，我下午路过河边公园时，都会碰见一对老年夫妇，男的拉二胡、女的敲梆子，配合默契地演唱一些豫剧经典片段，诸如“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有为王我金殿上观看仔细”，刚开始曲不成曲、调不成调，三年后他们竟聚起了一班人马，在公园人员密集处拉起了红色横幅，吹拉弹唱，好不热闹。

冬而春，夏而秋，秋而冬，这些事情河都会记得吧？每一个清晨的早晨或者迷人的黄昏，河水的水总是那么不疾不徐，不急不躁，不悲不喜地一直流动着。时光于众生而言是看得见的流水摸不着的节奏，叫间光影变换，岸边人声鼎沸，且珍惜每一份相遇之缘，各自安好。

给它取名叫沫沫。

到晚上，我把一个纸箱立体剪裁弄成狗窝，又怕它受凉，便拿厚厚的棉布给它垫着。初到新家的沫沫胆小、拘谨，还带着羞涩，看起来很悲伤。一周后，沫沫本性初显。它聪明活泼，尤其会玩。它时不时地以某个物体为假想敌，主动发起攻击。攻击的时候，前爪趴地，目视敌方，嘴里发出呜呜的声响。

某天夜里，我写完字准备睡觉时，沫沫到了客厅，对着防盗门就是一通“嗷嗷嗷”。我以为它发神经，就没管它，可是它叫得越发厉害，我感到纳闷，就起身查看。谁知一看不打紧：防盗门没锁！更要命的，我的钥匙还在插孔里没拔下来。我倒吸口凉气：感谢沫沫！感谢沫沫！此后，沫沫成了我家的大功臣，我给它冠之以姓，以我小儿子自居。但是很快，沫沫犯错了。

“沫沫又尿沙发！”妈妈埋怨。我定睛一看，沙发上黄色液体一片，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那是刚洗完的沙发垫呀。沫沫看我脸色不对，“咪溜”钻到茶几底下，任我怎么叫它就是不出来。随着我喊声越来越大，它还起身往里挪挪，两只大眼睛惊恐地望着我。我决定拿棍子，谁知我刚摸住棍，它又“咪溜”一下往厨房钻，被我正好逮住。我余怒未消，照它屁股就是一巴掌，把它塞回了窝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沫沫一摇三晃地过来了。它走路的姿态煞是可笑，低头顺眉，小心翼翼，一副“我想通了，我错了，请别和我计较好吗”的样子。到了跟前，确认你没讨厌它，便开始在脚下轻轻地蹭，紧接着抬头看着你，再接着是肚皮朝上让你给它挠痒痒，直到最后冲你哼哼唧唧地叫。那意思好像在说：“你能不给我计较吗？”我心里骂着沫沫，却忍不住被逗笑了。都说狗不记仇，我算骗了。

其实，过日子有苦辣酸甜，而养个狗狗，不知要多出多少的苦苦辣酸甜，就像沫沫，憨厚并警惕着，调皮也忠诚着，真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欢乐。

坐落在县城闹市区的一座欧式洋楼就是法国洋行。大门口的两侧两个水手持枪分立，俨然是军营前立了两个荷枪实弹的岗哨，寻常人等自然不敢靠近，因此，这里从门口到里边均是一片静谧；虽然门口悬挂着洋行的招牌，却仍然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洋行经理利玛士的办公室里坐着戈巴。虽然已近半百，但仍然魁伟壮硕的他从秘书玛丽小姐手里接过咖啡，慢慢搅动着，好像还沉浸在十分遥远的回忆里：“这个新来的县令我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可就是想不起来，看来是我的记忆力出问题了，是不是我已经老了利玛士先生？”

利玛士耸耸肩笑道：“不，那是因为你在这个国度生活的时间太长，打过交道的人太多，你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你怎么会老呢戈巴先生？”戈巴被利玛士逗笑了，同时他顺势和利玛士开起了玩笑：“哈哈，亲爱的利玛士先生，你的爱心之物没有到手，你不觉得遗憾吗？等了快两年的机会就这样被那个新来的县令破坏了……”

利玛士却有些着急地打断了他的话：“戈巴先生，那件文物虽然珍贵，但与我们法兰西的利益相比，能算什么呢？我只是觉得这个新来的县令并不是一个能和我们合作的人。现在我们在越南和中国虽然经常坐谈判桌，但是谈判并不顺利，所以很有可能会在近两年内和这个腐朽的国家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这里，作为牵制或者是扩大战果，我们所进行的工作都必须抓紧时间哪，我的戈巴先生！”

戈巴闻之一震，他把手中的咖啡往案上一顿，并霍地挥起一只满是体毛的手朗声道：“放心吧，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和这样一个封闭保守、内战频仍的国家……”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精神一凛：“是他……”他的眼前终于幻化出了若干年前的北京，宅宅，他拉着陈星聚的手狂笑的面庞也逐渐清晰起来。

利玛士不明白正处在狂躁状态中的戈巴为什么突然陷入了沉思，便小心翼翼地问道：“想起什么了吗戈巴先生？”

戈巴似没听到他的一言一样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路中自言自语：“乡巴佬……”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就在这流逝的时间里，利玛士已经从戈巴的述说中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许多年前这个人就和当时的捻军打过仗，而且还立功，凭我的感觉，他不是个好对付的人，所以你要约束你手下的人，这段时间尽量不要惹出什么事端，以免引起他的注意。要全力保

证炮台的施工！”此时的戈巴已经以一副标准的军人姿态站到了利玛士的面前。

“那我今天晚上就上岛，督促马上完工，不过这段时间被抓去施工的人时有逃跑，万一他们发现了这个炮台？”利玛士问道。

“你不是已经以洋行的名义呈报县衙说是在那里建仓库吗？再说，你的呈文上还拉有英国洋行联签，衙门没批吗？”戈巴有些意外。

利玛士急忙解释：“原来的知县说是要批准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签批他就被罢了，现在呈文已通过总领事馆报到了北京。眼下这个陈星聚虽然刚到任，但凭他和你的交往及他对我们的态度来看，我觉得让他和我们合作的可能性不大。我怕夜长梦多呀！”

戈巴沉吟一阵道：“这个……为防万一，马上让总领事馆知会他们的总理衙门，即便被发现我们建的是炮台，就说我们是帮助他们加固海防！”

利玛士附和声未落，却见玛丽推开门道：“门卫报告，说是知县陈大人求见！”

二人同时一愣。还是戈巴反应得快，他立即对玛丽吩咐道：“请！”待玛丽离去，他才转过身喃喃道：“两座山不会相撞，可两个人总是有机会相遇的。利玛士先生，您还得亲自迎接一下吧？”利玛士匆匆来到大门口的这段时间里，陈星聚已经把那个洋行打量了好一阵了。

“欢迎光临，本来应该是我们去拜望知县大人的，想不到大人您竟然亲临敝公司，真是太高兴了。这里还有大人的老朋友等着您呢，大人请！”利玛士笑容满面来到了陈星聚的身边道。

陈星聚好像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啊？”利玛士谦恭地把陈星聚一行迎进了经理室。

戈巴早已迎在门口，他对陈星聚的到来表现出了刻意的热情：“哎呀！亲爱的陈大人，真想不隔了这么多年，能在这里见到老朋友，太让人高兴了！”说着就张开怀抱要和陈星聚拥抱。

玛丽又是端上咖啡退出。此时的陈星聚却不像当年那样手足无措，而是不卑不亢对戈巴

说：“哈哈，听说戈巴先生是在船政局做技师，什么时间到的这里？难为先生还记得我这个乡下举人哪！”

“怎么能忘呢？您的表叔韦金榜大人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告诉我靠军功得到你们皇帝的重用，只是自从我被你们厂的左大师聘到这里来做船政局的技师后，就不知道韦大人在哪个衙门高就了！”戈巴仍然热情很高。

陈星聚却仍然是不冷不热：“韦大人现仍在左宗棠大师手下听用，据说要随大师去西北，那边的老毛子有点不安生，有点想挨打了！”

戈巴有些尴尬：“那就好，那就好！请坐！”陈星聚并没有坐下，而是踱着步端详起了这间欧式风格的经理室。

利玛士跟在他的身后小心翼翼问道：“请问陈大人今天到我们公司……”

陈星聚回头冷冷道：“本县今天是我近海渔民经常受到外国机船员的冲撞而翻船的事而来，据说这些外国机船里有贵国的商船，他们……”陈星聚的眼前幻化出海面上法国商船横冲直撞、渔船险被撞翻的场景。

听完陈星聚义正词严的控诉，利玛士尚未做出反应，戈巴却故作惊讶地说：“天哪，竟有这样野蛮的事情发生吗？”

陈星聚虽然是不卑不亢，却不怒自威：“戈巴先生，不管是个国家的什么船只，只要是在中国的海面，就得听从我大清官府的管辖，就得遵守大清的律令！贵公司好自为之！”

“陈大人放心！”戈巴好像如梦方醒，朝着陈星聚深鞠一躬后转身说道：“利玛士先生，请您彻查此事，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您一定要给这些员工严厉的惩罚，如果以前出现过损害百姓的事件，您的公司一定要向他们赔礼道歉，并赔偿他们损失！”此时的戈巴完全是一副维护公平正义的姿态。

利玛士急忙躬身道：“一定，一定。”陈星聚则是冷冷应道：“那样就好！告辞！”说完，他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陈大人……”戈巴追在后边试图挽留，然而，陈星聚却似没听见般已经走远。望着陈星聚渐渐远去的背影，戈巴陷入了深思。

利玛士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戈巴的身后：“看来我们是得小心了。”

海边，海风卷起的一阵波浪涌到海边，那个远远看去只是一个黑点的东西也被推上了海滩。此时，一具尸体被芦席盖着，一群渔民围在一旁七嘴八舌地议论。陈福和高文把围观的人群分出一条缝来。陈星聚匆匆走到尸体前揭开了芦席，并仔细查看起来。

高文附在陈星聚耳边悄悄道：“这已经是第八具了，和以前的一样。”陈星聚回头望了望已经被衙役们隔在外围的渔民，又被远处只能看到轮廓的海岛吸引住了目光。

“阿爸……”一声凄厉的哭声响起，海妹子从人缝中挤了进来，趴在尸体上就痛哭起来。跟着挤进来的老婆婆擦着眼泪拉着海妹子说：“傻孩子，先不要哭，看看是不是你阿爸再说。”

海妹子被提醒，急忙止住了哭，当她拉开席子一看，瞬间一愣，接着把席子往尸体上一盖，就大哭起来：“阿爸，你怎么还不回来……”

陈星聚扶身问道：“姑娘，这不是你阿爸？”海妹子哽咽着点了点头算是回应后仍然放声大哭：“阿爸呀……”

陈星聚默默起身沉吟了起来，突然，他指着远方的海岛向身边的高文问道：“那里是……”高文忙道：“那就是穿石乡海口，是三面环

水一面靠山的海岛。前些年那里设立有炮台，说是镇守海防，但是年久失修，现已锈迹斑斑，朝廷也没有拨款维修。现在那个地方被洋人占了，他们说是要在那里修建仓库，平常把守得很严，任何人都不能上去。”

陈星聚若有所思地沉吟一会，然后向高文使了个眼色说道：“回衙。”高文会意，转身示意几个衙役帮助处理尸体，自己则急忙跟上已经走出人群的陈星聚匆匆走了。县衙的签押房里，陈星聚打开翻阅高文送来的案卷，渐渐地，他的眉头紧锁了起来。

高文近前剔了剔灯花道：“近两年来，这里不断有渔民失踪，并时有从海上漂回来的尸体，老百姓说是被海神爷给抓去了。老百姓说就说了，但两任县台始终无从破案，因此都被本地的土绅联名弹劾而被罢官。大人初到任，就遇到了今天这个，在下觉得首先要查此事个明白。”

陈星聚捻须沉吟：“是啊，人命关天呀！”他的脸色陡然一变：“查！我就不信这么多的大活人就那样找不到了！还有，明天我们就去巡衙衙门，请他们派兵巡视海域，老百姓本来受苦，再受洋人的欺负还了得！还有，你说的那个小岛？”

高文从案卷中抽出一件呈文递了过来：“大人请看，这是法国洋行上报的呈文，说是要在那个海岛上添什么仓库，还和英国洋行联签，前任县台还没来得及批就被罢了。您看？”

“海岛上建什么仓库？还是英法联签？”

“前任县台和小人都有怀疑，本想去查看后再说，不想……啊，天快亮了，大人歇会儿吧！”

陈星聚抬头一看，苦笑了一声：“已经亮了，还歇什么呀？明天，啊，不，就今天，派人到那里看看！”他回身在桌上摊开的海图上画了个圈，又抬手狠砸下去说：“这个地方建仓库？这里一定有鬼！”

（未完待续）

中共漯河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漯河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特约刊登

